

济公全传

〔清〕郭小亭◎著

〔第一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济公全传

〔清〕郭小亭◎著

〔第一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济公全传/ (清) 郭小亭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2
(2009.12 重印)

ISBN 978-7-80626-251-1

I. 济… II. 郭…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500 号

Ji Gong Quan Zhuan

济 公 全 传 (一)

原 著: (清) 郭小亭

责任编辑: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 948 千字

印 张: 5

书 号: ISBN 978-7-80626-251-1

定 价: 175.00 元 (全七册)

关于济公

好多人问：“究竟有没有济公这个人，是不是人们臆造出来的呢？”

根据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和钱静方的《小说丛考》，都认为没有济公这个人的。据我所知，明朝田汝成所著的《西湖游览志余》里，有一段描写济公的故事。大意是说：济颠本来名叫道济，因为疯颠，才被称为济颠。他不大讲究细节，喝酒吃肉，跟人民很接近。起初，他在灵隐寺出家，寺里的和尚讨厌他，把他赶到净慈寺。他替人家念经火葬，在七十三岁时逝世。现在寺里还塑了他的像（在杭州虎跑还有一个济公坐化的塔）。这个记载很平常，没有什么神奇的事情，是比较可信的。

关于济公许多神怪的故事，大概是从清朝开始的。最初在清朝康熙时候，有个叫王梦吉的人，他写了一本《鞠头陀新本济公全传》，后来又有无名氏的《济颠大帅醉菩提全传》以及乾隆年间另一无名氏所著的《济公传》。我也藏了其中一种石印本的叫《皆大欢喜》的书，这些书里都记载了一些关于济公神话的故事。

在清朝雍正时候，有一本叫《清波小志》的书里，写过这样一段话：“神运井在杭州净慈寺香积厨，泉水很甜，相传在宋朝嘉定年间，有六甲神曾经协助道济和尚，在这儿运木头，所以叫做‘神运井’。据说这井和大江相通，因此又叫做‘通江’。”还有人说：当时净慈寺被毁后修建时，缺少一根大梁，济公就从井

底运来。过去净慈寺和尚常常用灯照着给大家看，说是井里还横着一根木头，这当然是人工做出来，不可以相信的。

我觉得，济公的传说应该当作神话来看，不能全当作迷信。“济公活佛”这一故事，在我国民间流传很广，特别在江南一带，更是老幼皆知。他敬重好人，做了不少济困扶危的事，可是他对坏人却深恶痛绝。尤其是他戏弄官府和公差，是我们最为高兴的。当然，传说中的“济公”故事里，还存在着很多荒诞迷信的东西，这是整个故事中的糟粕，但是，像“济公”那样的人，他所憎恨和所喜爱的，正是我们所憎恨和喜爱的，这些都具有现实教育意义。尤其是他穿着破衣服，摇着破扇子，他的举动和说话都很幽默风趣，我想这也是人民喜爱“济公活佛”的一个附带的原因。

（《中国小说丛考》赵景深著）

目 录

第 一 回	李节度拜佛求子 真罗汉降世投胎	1
第 二 回	董士宏葬亲卖女 活罗汉解救好人	6
第 三 回	施禅机赵宅治病 说佛法暗中救人	12
第 四 回	扛韦驮周宅捉妖 病服神怒打老道	17
第 五 回	周员外花园见妖 三清观邀请老道	22
第 六 回	周望廉细说见妖事 刘泰真捉妖被妖捉	27
第 七 回	见佳人痴呆起淫心 想美丽花园遇妖女	32
第 八 回	练法术戏耍刘泰真 李国元失去天师符	36
第 九 回	赵文会西湖访济公 醉禅师西湖盗灵符	40

第十回	赵斌夜探阁天楼 英雄仗义救公子	44
第十一回	兄弟相认各诉前情 主仆逃难暂寄李宅	48
第十二回	济公善度韩殿元 寒士舍子遇圣僧	52
第十三回	广惠僧狂言惹祸 济禅师妙法惊人	57
第十四回	济公游戏耍广惠 郑雄为母求圣僧	60
第十五回	狗度董平改恶为善 荤酒回庙耍笑众僧	65
第十六回	济公庙内卖狗肉 绅民灵隐访圣僧	70
第十七回	假相谕拆毁大碑楼 显神通怒打恶都管	75
第十八回	兵围灵隐锁拿疯僧 戏耍班头醉入相府	79
第十九回	秦相梦中见鬼神 济公夜来施佛法	84
第二十回	赵斌夜探秦相府 王兴无故受严刑	89
第二十一回	遭速报得长大头瓮 荐圣僧秦相请济公	94

第二十二回	施妙法人鬼闹秦宅 治奇病济公戏首相	99
第二十三回	找妙药耍笑众家丁 联佳句才惊秦丞相	104
第二十四回	认替僧荣归灵隐寺 醉禅师初入勾栏院	109
第二十五回	尹春香烟花遇圣僧 赵文会见诗施恻隐	114
第二十六回	执难民送归清净庵 高国泰家贫投故旧	119
第二十七回	寄柬留诗别妻访友 拜请济公占卦寻夫	124
第二十八回	苏北山派人找寒士 高国泰急难遇故知	129
第二十九回	故友相逢知恩报德 小人挟仇以德报怨	134
第三十回	余杭县清官逢奇案 殷家渡济公捉贼人	139
第三十一回	拿贼人完结奇案 施邪法妙兴定计	144
第三十二回	云兰镇恶道兴妖 梁万苍善人遇害	149

第一回

李节度拜佛求子 真罗汉降世投胎

诗曰：

闲居慎勿说无妨，才说无妨便有妨。

争先径路机关恶，退后诚言滋味长。

爽口物多须作疾，快心事过必为殃。

与其病后能求药，不若病前能自防。

话说南宋自南渡以来，迁都临安，高宗皇帝建炎天子四年，改为绍兴元年。在朝有一位京营节度使，姓李名茂春，原籍浙江台州府天台县人，娶妻王氏，夫妻好善。李大人为人最慈，带兵军令不严，因此罢官回籍，在家中乐善好施，修桥补路，扶危济困，冬施棉衣，夏施汤药。这李大人在街市闲游，人都呼之为李善人。内中就有人说：“李善人不是真善人，要是真善人，怎么会没儿子？”这话李大人正听见，自己回至家中，闷闷不乐。夫人王氏见大人回来，闷闷不乐。可就问大人因何不乐？大人说：“我在街市闲游，人都称我为李善人，内中就有人暗中说，被我听见。他说我隐恶扬善，又说善人不是真心，要是真心为善，不能没儿子。我想上天有眼，神佛有灵，当叫你我有儿子才是。”夫人劝大人纳宠，买两侍妾，也可以生儿养女。大人说：“夫人此言差矣，吾岂肯作那不才之事？夫人年近四旬，尚可以生养儿女。你我斋戒沐浴三天，同到永宁村北天台山国清寺拜佛求子。倘使上天有眼，你我夫妻也可生子。”王氏夫人说：“甚好。”李茂春择了日期，带着僮仆人等，夫人坐轿，员外乘马，到了天台

多少，车马粟刍之饶乏，好做准备，征调出征。太宰仲山甫进谏，不听。后人诗云：

犬彘何须辱剑铉，隋珠弹雀总堪伤！

皇威衰尽无能报，枉自将民料一场。

再说宣王在太原料民回来，离镐京不远，催趲车辇，连夜进城。忽见市上小儿数十为群，拍手作歌，其声如一。宣王乃停辇而听之。歌曰：

月将升，日将没；檠弧箕箒，几亡周国。

宣王甚恶其语，使御者传令，尽拘众小儿来问。群儿当时惊散，止拿得长幼二人，跪于辇下。宣王问曰：“此语何人所造？”幼儿战惧不言。那年长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红衣小儿到于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时传遍，满京城小儿不约而同，不止一处为然也。”宣王问曰：“如今红衣小儿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后，不知去向。”宣王嘿然良久，叱去两儿，即召司市官，吩咐传谕禁止：“若有小儿再歌此词者，连父兄同罪。”当夜回宫无话。

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齐集殿下，拜舞起居毕。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述于众臣：“此语如何解说？”大宗伯召虎对曰：“檠，是山桑木名，可以为弓，故曰檠弧；箕，草名，可结之以为箭袋，故曰箕箒。据臣愚见，国家恐有弓矢之变。”太宰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国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太原，思欲报犬戎之仇，若兵连不解，必有亡国之患矣。”宣王口虽不言，点头道是。又问：“此语传自红衣小儿。那红衣小儿还是何人？”太史伯阳父奏曰：“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惑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小则寓一人

李修缘长至七岁，懒说懒笑，永不与同村儿童聚耍。入学读书，请了一位老秀才杜群英先生在家教他，还有两个同伴，一个是永宁村武孝廉韩成之子韩文美，年九岁。还有李夫人内侄，永宁村住，姓王名全，乃是兵部司马王安士之子，年八岁。三子共读书，甚是和美。就是李修缘年幼，过目不忘，目读十行，才学出众。杜先生甚奇之，常与人言：“久后成大器者，李修缘也。”至十四岁，五经四书诸子百家，背诵极熟，和王韩二人，在书房，时常作诗，口气远大。这年想要入县考取文童，李茂春卧床不起，人事不知，病势垂危。派人把内弟王安士请来，到床前。李员外说：“贤弟，我不久于人世。你外甥与你姐姐，全要你照应。修缘不可纵性废读，吾已给他定下亲了，是刘家庄刘千户之女。家中内外无人，全仗贤弟分心。”王安士说：“姐丈放心养病，不必多嘱，弟自当照应。”员外又对王氏夫人说：“贤妻，我今五十五岁，也不算夭寿。我死之后，千万要抚养孩儿，教训他成名。我虽在九泉之下也甘心。”又嘱了修缘几句话，自己心中一乱，口眼一闭，呜呼哀哉。李员外一死，合家恸哭。王员外帮办丧事已毕，修缘守制不能入场。是年王全、韩文美都中了秀才，两家贺喜。王氏夫人家中有一座问心楼，一年所办之事，写在帐上。每到岁底，写好表章，连同账一并交天，一年并无一件事隐瞒的。李修缘好道学，每见经卷必喜爱，读之不舍。过了二年，王氏夫人一病而亡，李修缘自己恸哭一番，王员外帮办丧事完毕。李修缘喜看道书，到了十八岁，这年孝满脱服。他立志出家，看破红尘，所有家中之事，都是王员外办理。李修缘自己到了坟上，烧了些纸钱，给王员外留下一纸书字，竟自去了。王员外两日不见外甥，派人各处寻找，不见外甥。自己拆开字来一看。上写的是：

修缘去了，不必寻找。他年相见，便知分晓。

王员外知道外甥素近释道，在临近庵观寺院，各处派人寻

放出毫光，有掌库官奏知先王。先王问：“棧中何物？”掌库官取簿籍献上，具载藏釐之因。先王命发而观之。侍臣打开金棧，手捧金盘呈上，先王将手接盘，一时失手堕地，所藏涎沫，横流庭下，忽化成小小元鼃一个，盘旋于庭中，内侍逐之，直入王宫，忽然不见。那时婢子年才一十二岁，偶践鼃迹，心中如有所感，从此肚腹渐大，如怀孕一般。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囚于幽室，到今四十年矣。夜来腹中作痛，忽生一女，守宫侍者不敢隐瞒，只得奏知娘娘。娘娘道此怪物不可容留，随命侍者领去，充之沟渎，婢子罪该万死。”宣王曰：“此乃先朝之事，与你无干。”遂将老宫人喝退，随唤守宫侍者，往清水河看视女婴下落。不一时，侍者回报：“已被流水漂去矣。”宣王不疑。

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阳父告以龙釐之事，因曰：“此女婴已死于沟渎，卿试占之，以观妖气消灭何如？”伯阳父布卦已毕，献上繇词。词曰：

哭又笑，笑又哭。羊被鬼吞，马逢犬逐。慎之慎之，厯孤箕箠。

宣王不解其说。伯阳父奏曰：“以十二支所属推之，羊为未，马为午。哭笑者，悲喜之象。其应当在午未之年。据臣推详，妖气虽然出宫，未曾除也。”宣王闻奏，怏怏不悦，遂出令：“城内城外，挨户查问女婴，不拘死活，有人捞取来献者，赏布帛各三百匹；有收养不报者，邻里举首，首人给赏如数，本犯全家斩首。”命上大夫杜伯专督其事。因繇词又有“厯孤箕箠”之语，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廛肆，不许造卖山桑木弓，箕草箭袋，违者处死。司市官不敢怠慢，引著一班胥役，一面晓谕，一面巡绰。那时城中百姓，无不遵依，止有乡民，尚未通

规，偷盗庙中物件，按清规戒律之例治罪。”元空长老一听，心中说：“道济，你偷庙中物件，不该叫他等拿住。我虽然护庇你，也无话可说。”吩咐人：“把他带上来就是。”济公来至方丈前屋内说：“老和尚你在哪里？我在这里问讯。”见了方丈永远是这样，元空也不教他磕头，说道：“道济不守清规，偷盗庙中物件，应得何罪？”广亮说：“砸毁衣钵戒牒，逐出庙外，不准为僧。”老方丈说：“我重责他就是。”就问道：“道济，把偷之物献出。”济公说：“师傅，他们真欺负我。我在大雄宝殿睡觉，因扫地没有盛土之物，我放在怀中。你等来看吧。”说着，把丝绦一解，哗啦落下土片。老方丈大怒，说：“广亮误害好人为盗，应得重责！”吩咐看响板要打监寺。众僧都来瞧热闹。济公自己出来，到了西湖，见树林内有人上吊。济公连忙过去要救此人。正是：行善之人得圣僧救，落难女子父女相会。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宣王自诛了卖桑弓箕袋的妇人，以为童谣之言已应，心中坦然，也不复议太原发兵之事，自此连年无话。到四十三年，时当大祭，宣王宿于斋宫。夜漏二鼓，人声寂然，忽见一美貌女子，自西方冉冉而来，直至宫庭。宣王怪他干犯斋禁，大声呵喝，急唤左右擒拿，并无一人响应。那女子全无惧色，走入太庙之中，大笑三声，又大哭三声，不慌不忙，将七庙神主做一束儿捆着，望东而去。王起身自行追赶，忽然惊醒，乃是一梦。自觉心神恍惚，勉强入庙行礼。九献已毕，回至斋宫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阳父，告以梦中所见。伯阳父奏曰：“三年前童谣之语，王岂忘之耶？臣固言‘主有女祸，妖气未除。’繇词有哭笑之语，王今复有此梦，正相符合矣。”宣王曰：“前所诛妇人，不足消‘糜弧箕箝’之讖耶？”伯阳父又奏曰：“天道玄远，候至方验。一村妇何关气数哉。”宣王沈吟不语。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查访妖女，全无下落。颁胙之后，宣王还朝，百官谢胙。宣王问杜伯：“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话？”杜伯奏曰：“臣体访此女，并无影响，以为妖妇正罪，童谣已验，诚恐搜索不休，必然惊动国人，故此中止。”宣王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闻？分明是怠弃朕命，行止自由。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喝教武士：“押出朝门，斩首示众！”吓得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员，忙将杜伯扯住，连声“不可，不可！”宣王视之，乃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举荐同朝的。左儒叩头奏曰：“臣闻尧有九年之水，不失为帝；汤有七年之旱，不害为王。天变尚然不妨，人妖宁可尽信。吾王若杀了杜伯，臣恐国人将妖言传播，外夷闻之，亦起轻慢之心，望乞恕之。”宣王曰：“汝为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轻君也。”左儒曰：“君是友非，

道路，把银子也丢了。及至酒醒，身边一摸，银子丢了！这一惊非同小可，无奈走至树林，越想越无滋味，想：“女儿也不能见面了，自己不如一死，以了此生之孽冤。”想罢，来至树林，把腰中丝绦解下来，拴上一个套儿，想要自缢身死。忽然对面来了一个和尚，口中说：“死了死了，已死就了。死了倒比活的好！我要上吊。”解下丝绦，就要往树上拴。董士宏一听，猛吃一惊，抬头一看，只见那僧人长的甚为不堪。怎见得？有诗为证：

脸不洗，头不剃，醉眼也斜睁又闭。若痴若傻若颠狂，到处诙谐好耍戏。破僧衣，不趁体，上下窟窿钱串记。丝绦七断与八结，大小路鞑接又续。破僧鞋，只剩底，精光两腿双胫赤。涉水登山如平地，乾坤四海任逍遥。经不谈，禅不理，吃酒开荤好谈戏。警愚劝善度群迷，专管人间不平气。

董士宏看罢，只听和尚说：“我要上吊了！”就要把绳子往颈里套。董士宏连忙过去，说：“和尚，你为什么去寻短见？”济公说：“我师傅同我化了三年之久善缘，日积月累，好容易凑了五两银子。我奉了师傅之命，派我买两身僧衣僧帽，我最好喝酒，在酒馆之中，因为多贪了两杯酒，不知不觉，酩酊大醉，把五两银子丢了！我有心回庙见我师傅，又怕老和尚生气。我自己越想越气，无路生活世上，故来此上吊。”董士宏一听这话，说：“和尚，你为了五两银子，也不至于死。我囊内尚有散碎银子五六两，我亦是遇难之人，留了也无用。来吧，我周济你五六两银子吧。”伸手掏出一包递给和尚。和尚接在手中哈哈大笑，说：“你这银子，可不如我银子那样好。又碎又有成色潮点。”董士宏一听，心中不悦。暗想：“我白施舍给你银子，你还嫌不好。”自己说：“和尚，你对付着使用去吧。”和尚答应一声，说：“我走了。”董士宏说：“这个和尚真真不知人情世务。我白送给他银子，他还说不好。临走连我姓没问，也不知谢我，真正是无知之

而回。行不上三四里，宣王在玉辇之上，打个眼眯，忽见远远一辆小车，当面冲突而来。车上站著两个人，臂挂朱弓，手持赤矢，向著宣王声喏曰：“吾王别来无恙？”宣王定睛看时，乃上大夫杜伯，下大夫左儒。宣王吃这一惊不小，抹眼之间，人车俱不见。问左右人等，都说：“并不曾见。”宣王正在惊疑，那杜伯、左儒又驾著小车子，往来不离玉辇之前。宣王大怒，喝道：“罪鬼，敢来犯驾！”拔出太阿宝剑，望空挥之。只见杜伯、左儒齐声骂曰：“无道昏君！你不修德政，妄戮无辜，今日大数已尽，吾等专来报冤。还我命来！”话未绝声，挽起朱弓，搭上赤矢，望宣王心窝内射来。宣王大叫一声，昏倒于玉辇之上，慌得尹公脚麻，召公眼跳，同一班左右，将姜汤救醒，兀自叫心痛不已。当下飞驾入城，扶著宣王进宫。各军士未及领赏，草草而散。正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髯翁有诗云：

赤矢朱弓貌似神，千军队里骋飞轮。

君王枉杀还须报，何况区区平等人。

不知宣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告诉董士宏说：“你在这里站着。少时有人问你生辰年岁，你可就说。你可别走，我今日定叫你父女见面，骨肉相逢。”董士宏答应说：“圣僧慈悲慈悲。”和尚抬首一看，见路北有一座大门，门内站着几十个家人，门上悬牌挂匾，知道是个仕宦人家。自己迈步上了台阶，说：“辛苦众位。贵宅赵姓么？”那些家人一瞧，是个穷和尚，说：“不错，我们这主人姓赵。你作什么？”和尚说：“我听人说，贵宅老太太病体沉重，恐怕要死。我特意前来见见你家主人，给老太太治病。”那些家人一听和尚之言，说：“和尚，你来得不巧。不错，我家老太太因我家小主人病重，心疼孙子，急上病来，请了多少先生皆没见好。我家主赵文会，最孝母，见老太太病重，立时托人请精明医家。有一苏员外，字北山。他家也是老太太病了，请一位先生绰号赛叔和，姓李名怀春。此人精通岐黄之术，我家主人方才上苏宅请先生未回来。”正说着，从那面来了一群骑马之人。为首三个人，头一匹白马上人，五官清秀，年约三旬，头戴四楞巾，上安片玉，绣带双飘，身披宝蓝缎逍遥员外氅，上绣百蝠百蝶，足登青缎官靴。面皮微白，颌下无须。此人就是赛叔和李怀春。第二位是双叶宝蓝缎逍遥员外巾，三蓝绣花，迎面簪美玉，安明珠。身穿蓝缎逍遥氅，足下青缎官靴。面如古月，慈眉善目，三绺长髯，飘洒胸前。这就是苏北山。第三位也是富翁员外打扮。白面长髯，五官清秀。和尚看完，过去阻住马说：“三位慢走，我和尚守候多时了。”赵文会在后面，一见疯和尚截住去路，说：“和尚，我等有急事，请先生给老母治病。化缘改日来，今日不行。”和尚说：“不行。我并非化缘，我今日听说府上老太太病势沉重，我是许下心愿，哪里有人害病，我就去给调治。今日我是特意来给治病。”赵文会说：“我这里请来先生，乃当代名医。你去吧，不用你。”和尚一听，回头看了李怀春一眼，说：“先生，你既是名医，我领教你一味药材治什么病。”李先生说：“和尚，你说什么药？”济公